



飞碟狗

FEI DIE GOU

北 董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碟狗/北董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9

(小布老虎丛书)

ISBN 7-5313-2350-8

I. 飞… II. 北…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9493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http://www.ypgzs.com/publish/xiaobuhu>

<http://www.hongniba.com.cn>

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字数: 108 千字 印张: 8 插页: 2
印数: 1-10 000 册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单瑛琪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插图: 耿志远

ISBN 7-5313-2350-8/I·2052

定价: 13.00 元



我是谁？我仍然是北董呀，一个已经给小读者写了48本书的作家。

上回写了《拇指牛》，这回又写了《飞碟狗》。写《拇指牛》的时候，我快乐得发疯；写《飞碟狗》的时候，我激动得忘乎所以。真过瘾啊！

如果你见着一条可爱的狗儿，猝然间勾头收尾，折叠四肢，瘪肋塌髂，变成了一个飞碟的样子，能够如车轮一样滚动，如飞盘一样飘行，那你千万不要目瞪口呆，因为这并不是最神奇的，你看……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令人不快的早晨	1
第二章 指望着狗妈妈	13
第三章 “梅花 A”	28
第四章 呼唤勇猛	41
第五章 天下的养狗人都蒙在鼓里	53
第六章 公交车上的狗故事	66
第七章 闹贼	77
第八章 神奇的飞碟狗	89
第九章 折叠和飞行	102
第十章 “体内潮汐”之谜	123
第十一章 狗和鸭	137
第十二章 八角城里风满楼	150
第十三章 让你大吃一惊的赛狗节	167
第十四章 遭遇滚油锅	183
第十五章 谁偷走了大赛奖牌	199
第十六章 是谁闯的祸	222
第十七章 盼着天亮	233



·飞碟狗·

第一章 一个令人不快的早晨

/

“喳喳喳！”

“喳喳喳！”

我们八角城惟一的一对花喜鹊，落在楼前的独棵大杨树上叫着，那么清脆，那么响亮。

我和它们夫妻已经非常熟悉了。它们总是在早晨六点钟从城郊飞来，叫醒我——准时得很呢。它们特别喜欢我们楼前这棵特别高大的大杨树。

我系好内衣的头一个纽扣，伸个大懒腰，就推开窗子，朝它们招招手，说：“早上好哇，二位！”

“喳喳！”

“喳喳！”

也问我好呢。



·飞碟狗·

我从柜子上拿来二胡——现在我正着迷二胡。我在弓子上蹭一点点松香，坐到我的床沿上。我特别想给它们夫妻拉一段令我着迷的曲子——《奔驰在千里草原》。

“吱啦——”我铆足劲，拉了一弓子。

这本应当是一个美妙悠扬的中音“6——”不过，我没拉出美妙和悠扬来，实话实说，它有点儿……有点儿刺耳。

“喳喳！”

不知道是喜鹊丈夫还是喜鹊婆娘，哈哈地大笑了一声，就呼呼有风地扑扇起翅膀。

它们双双飞走了。它们可能是被我吓了一跳？不好意思。

“哎呀我说闺女呀，”老爸在另一个房间里开口了，“又慢刀杀鸡呀？真够呛啊！老茹快给我拿点儿棉花来，我得把耳朵塞上！”老爸喊我妈呢。

爸爸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我学二胡。他本人却喜欢唱几口京剧。连邻居都知道他属于“好唱没韵”的那种，活活愁死伴奏的。一段戏文下来，脸憋



得通红，连我都能听出调儿跑得一塌糊涂。按说，这样一个“喜欢音乐”的人，理应大力支持我成为二胡演奏家吧，可是，他说一听我的“演奏”就心跳加快，呼吸发堵，小脚指头酥酥发麻。老爸心脏不太好我是知道的，可我就是不明白，他自己唱起来小脚指头咋就不酥酥发麻呢？这有没有一点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呀？

“没杀鸡呀，老爸！”我搭声说，“一开口就糟蹋人，糟蹋未来的艺术家，陋习哟！”

我妈呢，根本不喜欢音乐，最近她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厂子里的女子象棋代表队！一个敢让老将出城追杀车马炮的人要实现“零的突破”，一有工夫就看起电视里的棋赛来。我估计，说不定她夜夜躺在床上都在下盲棋呢。在厨房里偶尔拿筷子拿碗不顺手，也要说是别着了马腿、卡着了相眼什么的，叫人好笑。“糟蹋人啥，你拉那二胡跟破庙关门似的！”我妈说。

“好啦好啦，”我说，“你们门缝里看人，把人瞧扁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等着吧，有一天你们不为我鼓疼了巴掌才怪！”

“你得注意爸爸的心脏，”妈妈一本正经地说，“噪



·飞碟狗·

音污染，不是玩儿的。我看呀，你还是好好攻攻英语和数学吧，那才是二十一世纪的铁饭碗呢！”

妈妈的话也许没错，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拉二胡。会拉二胡的就一定不会英语和数学？它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吗？我决心，既学会拉二胡，又不耽误英语和数学。家里嫌我吵，我到彭小荆家里去练。我的二胡当然没法跟彭小荆的比了。

前天下午，一个南方老头儿，肩上搭着两捆大小胡琴，手里还“吱吱哇哇”地拉着一把，串着楼区卖，把我激动坏了。学校说今年八一要跟解放军叔叔联合搞一台文艺汇演，也正巧我听了一段二胡曲《奔驰在千里草原》，一下子上来勇气，就报了二胡独奏。我就是要演奏《奔驰在千里草原》！但是好多人都纳闷儿，“没听说过你会拉二胡呀！”我说：“不许学呀？拉二胡的都是天生的呀？”我把他们都镇住了！我花了十二块钱，买了一把二胡。可是音乐老师说这不是二胡，也不是京胡，也不是高胡，也不是板胡，也……我说什么“胡”都不是，它是空气呀？它是打狗的棍子呀？老师告诉我，这就是糊弄小孩子的玩意儿，四不像，十二块钱买不了一只烧鸡嘛！



·飞碟狗·

2

“姜甜莉——甜莉姐——”

楼下响起女孩清亮亮好动听的声音。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彭小荆。她喊我呢。

我和小荆同在八角城第一实验小学五（1）班，又都正在学二胡。

我喊一声“就来啦——”其实我还没吃早饭呢。

妈妈在我的口袋里塞了一块豆沙馅的包子和一板巧克力。

我带上一只塑料水桶和一把铁锹，颠颠跔跔地下了楼。

今天是周日，一个“誓让绿满八角城”的全民植树造林活动今天“拉开帷幕”，我们第四组七个人分到栽二十五棵银杏树的任务，上午必须完成——下午，我们还想练二胡呢。

“来，吃点巧克力吧！”我掰一半巧克力，递过去。

小荆摇摇头。

“你吃了早饭没有？”



·飞碟狗·

她一个浅笑，朝前探了探下巴尖儿。

彭小荆细眉大眼，脸皮又白又嫩，性子特文静，人也特随和。她总那么轻声细语又寡言少语的。你跟她说件事，她扑闪着大眼睛听，不同意就摇摇头，同意了，一个浅笑，朝前探探下巴尖儿，连个“行”字都不浪费。有时候我故意说她，你就不能说个“可以”呀？她听了，一个浅笑，还是朝前探探下巴尖儿。小荆穿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也许由于闹了两年多的病，被医生和家长长期限制，养成了轻手轻脚的习惯。跟她相比，我就显得疯多了，摸爬滚打的，弄脏衣服丢了扣子是常事儿。我性子急，走路爱小跑，说话像放炮，老爸说，我要是跟小荆平均一下就好了。可是上帝知道，这有法儿平均吗？

真是啥人啥命哟，我这有名的喳喳鸟儿，一天说的话顶得小荆一个月，可是我一马车的话不及人家三两个单词儿顶用。同是跟家长要东西，我从早说到晚，磨破嘴皮，未必能获准；人家小荆说“想买二胡”，第二天爸爸就带她去了百货大楼，一个小时以后七百元的“机轴蟒皮”就抱回来了。



·飞碟狗·

小荆接过锹，枪似的，扛在肩上，也有几分雄赳赳的风采。她没拿别的工具，我们事先通过话，我拿。这个曾经得过绝症却有幸战胜了死神的女孩，我是真心实意地乐意帮她。

微微春风，轻摇着条条柳丝儿。柳丝上刚刚绽出点点如米的鹅黄来。煤烟水气朦胧着一家家早点摊子。热豆浆的气味真是好闻。

我催着小荆快走，我怕去晚了抢不到头一批银杏树苗。

“妈哟——”小荆大声惊叫，把我也吓了一跳。

我抬头一看，迎面好大一条狼狗！我差点儿朝它踢出了一条腿。赶紧把塑料水桶迎在前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是两个勇敢的——胆小鬼哟！”

又是侯得驾！他鬼似的，从胡同口里冒出来。

在我们八角城，侯得驾家养狗是非常有名的，不但养得多，而且个头大。有人看见过他家墙上的一幅《雄犬图》，上面有这样一首诗：

狗影憧憧满豪门



·飞碟狗·

利爪尖牙泣鬼神
人为狗忙心情愿
气煞江湖绑票人

原来，侯家养狗，是为着防人绑票啊。看来，穷人不好过，富人也有富人的苦恼呢。

早听人说侯得驾的这条狗名叫“青狼本田”，谁知道这是个啥狗屁名字。这狗，有一米半长，立起来有自行车高。不知道侯得驾喂它什么，那一身淡灰色的毛贼亮贼亮，像涂了层油。它的眼神太可怕了，配上那尖耸的耳朵和深深的大嘴岔，俨然一条恶狼。

“拉走！你咬了我们不行！”我壮着胆子对侯得驾嚷。我不怕侯得驾，我怕狗听见。我知道现在逃跑不行。人一跑，狗准追。

“我咬你们？我咬你们干啥？我又不是狗！”侯得驾先龇龇一口黄牙，又挪了挪腰带上的BP机。他是天天要上街遛狗的，狗脖子上的铁链哗哗响。他偏偏不牵着，让大半截儿铁链拖在地上蹭。

爸爸常说，侯得驾的老子叫侯贵，是他小学同学，五年级的时候好几次拣东西交公被表扬，当上了班长。



不幸的是他自己说漏了嘴，说那些东西本来都是他自己的。咱爸爸也多嘴，给他报告了老师，他的班长也就当到了头。现如今，侯先生是一个被免职的官员，财大气粗而名声狼藉。成了首富的侯先生又有了新的专长，那就是离婚，五年里离了三次婚，荣获了“离婚专业户”的美名。侯得驾也就有了第四任妈妈。

侯得驾也是我们班的学生，不过谁见了他以后都一定以为他是个初中生，他个子足有一米七五，胡子天天刮、天天拔。那张大长脸，青春痘像红樱桃似的堆挤着。有一绺黄梢子头发总是耷拉到眼眉上，那细细长长的梆子脑袋就不时地一甩一甩。他在小学已经上了七年，是个人见人烦的主儿。曾经有一位老师说，侯得驾的脑袋惟一的用处就是戴帽子；而他的嘴，用处就多了，不但可以吃饭，还可以说说脏话，骂骂人。这位老师没多久就被调走了。

侯得驾不光不好好上学，还欺负小同学，特别是跟我们女生嬉皮笑脸，动手动脚。他的个子比我们的好几位老师都高，他觉得这很光荣，常常悄悄地跟在老师后面指手画脚比高低。碰上小同学，他一把摁下他们的头，把一条长腿从他们的头上迈过去。他的品



·飞碟狗·

行太差了，惹得人人厌恶。

我家从来没养过狗。我妈妈不太喜欢狗，说狗太脏，太吵，还得人伺候。听说我出生那年爸爸跟别人要了一只小狗，养了没几天，就被妈妈送人了。说心里话，我不是个太胆小的人，我敢在双杠上立着，敢抓癞蛤蟆，可就是天生怕狗。人不如狗跑得快，狗有那样锋利的牙齿，它咬你怎么办？不是白挨咬吗？我和小荆上学，天天要经过大半条柳杨大街，侯得驾并不住在这条街上，可他就是喜欢来这条主街上遛狗。在来往行人面前显摆狗威风。侯得驾说，拿狗吓唬女同学很有意思。他就爱听她们妈呀妈呀地叫唤和一白再白地变脸色。

青狼本田一对黄眼珠不怀好意地瞅着我。

我盯着它，小声然而极力显示愤怒地对侯得驾说：“侯得驾，你真讨厌！你快牵住它呀！”小荆已吓得脸色如纸，不敢挪脚窝儿了。

我再次提醒侯得驾你的狗没牵着，你敢咬了我们……

侯得驾却吆了一声“上！”





·飞碟狗·

凶恶的青狼本田，嗷呜一声，朝我扑来。我的魂都飞了。我往后一退，跌了一跤。

侯得驾又吼一声“停！”他那恶狗竟又停了下来。小荆哭了。

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侯得驾！你真不是东西，你不得好死！你明天就死！你脑血栓，撞汽车，挨电！”

“我不就是逗你们玩吗？你就咒人死活？”侯得驾一副泼皮相，涎着脸，没笑强笑。“不是没咬着你们一根汗毛吗？我可没犯法！你张口就骂人，有礼貌吗？还‘三好’呢！还当班头呢！”

“无聊！泼皮！”

侯得驾被我骂恼了。他把一绺黄梢子头发甩一甩，说：“姜甜莉，你少来这套！你不用那么傲气！你看人家彭小荆咋不说话？你不就是个破班长么？你不就是功课好一点么？我问你，你说，是你值钱，还是我的狗值钱？你知道我的狗值多少钱吗？有人开价三万六，我就是不卖。”

“你无耻！你没人性！你人仗狗势！”

这个倒楣的早晨，我和小荆闹了一肚子气。



·飞碟狗·

第二章 指望着狗妈妈

♪

侯得驾的青狼本田张开血盆大口，撒开腿，一弓腰一弓腰地朝我追来。

我喊爸爸、妈妈，他们都不在，我就在柳杨大街上夺路而逃。我想到了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跑进了校门，拐进了教室。

糟糕的是教室的门没有了，而且里面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能保护我。青狼本田追进来，跃上课桌，我不得不从教室里跑出来。

不见了大街，没有楼房和车辆，却见一大片水。平时我没见过有这么一大片水。青狼本田紧追不舍，我慌不择路，一纵身跳了下去。

青狼本田站住了。它说：“姜甜莉，你以为就你会